

宁波人都管祖母叫阿娘，阿娘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四十几年了。人过了知天命之年对往事的萦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来得强烈，想得最多的就是阿娘了。阿娘长得高挑，听妈说当年阿娘横S头一梳，海夫绒长大衣一穿，派头一流。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一个宁波老太，阿娘还像其他宁波婆婆一样，精明、厉害，绝对的里外一把抓，她有二个儿子，一大家子一起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里，她有这幢房子里所有的钥匙，每个房间，甚至每只橱柜的钥匙。阿娘没上过学，也不识字，但她算术、心算极好，智商不输与任何人。每到杂货店买东西都喜欢与店员的算盘PK，那时可都是16进位的，远比现在十进位的要难。店员们都认得她，每次都是她赢。阿娘不仅算术有天赋，接口令也惊人。“文革”刚开始的那个初夏，我们家斜对面的7号汪家已率先被抄了家。那天阿娘刚烧好了晚饭，站在小弄堂口歇休片刻。住在隔壁的后生走来和阿娘聊天，此人三十岁还不到，仗着“断文识字”，嘴不饶人，喜欢跟阿娘抬杠。“阿娘，对面七号抄家了，你们和他家可是蛮好的！”，后生有点半真半假。“他们是我们对面邻居，你是我们隔壁邻居，我与他家关系不错，我与依反谈得来。”阿娘不冷不热的反应弄得那后生讪讪地下了台，“阿娘，今朝我又输给你了。”终于，我家也被抄了，一辆大卡车押着父亲堵在了我家门口，妈妈被从单位叫了回来。爸爸妈妈被带到二楼，其他人人都被圈在一楼客堂间，听着楼上的翻箱倒柜声。造反派们把客堂间书厨里的书全部扔在了地上，餐桌上，那个姓焦的支部书记一边乱翻着书籍，一边吼道：“都是洋本本，全是崇洋媚外”。阿娘看着焦某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走过去拦住他不紧不慢地问：你不是焦书记吗？今年春节你不是也来拜年的吗？你还说我福气真好，教育出来的儿子个个争气，小儿子是人大代表，大儿子是上海市先进工作者，就半年的时间他怎么就变坏了？当时你要是告诉我，我儿子这么坏，我可以教育他呀！你现在说我大儿子反党反社会主义，这个叫我怎么相信？阿娘的这番责问弄得焦某的脸一阵红、一阵白，无言以对。一个造反派拿起桌上的一只六管的半导体收音机，阿娘一看马上叫到：这个戏盒子是我的，我老太婆一字不识到头，没有它我怎么听党中央的精神，我怎么学习？焦同志，你们总不至于不让我我进步吧！就这样，阿娘又从这帮家伙手中抢回来了一件。抄家一直进行到了傍晚时分，阿娘从兜里拿出了几毛钱，一把抓住我大堂哥的手，肚皮饿了，去“家乡”买只糕糖吃吧，而后用力地捏了一下堂哥的手。毕

瑞园会琴 陶文瑜

古琴其实是听个意思。我基本上不懂古琴，我觉得好多事物都是无所谓懂不懂的，这话放在古琴身上肯定外行，专家听了要骂山门的。我觉得专家应该和专家相骂，我不过是门外汉，他们骂我，就失身份了。我这样说，就少了一些是非。

我自觉生活不算十分称心如意，早出晚归忙忙碌碌，一天到夜忙着，一天到夜不知道在忙些什么，古琴似乎是我生活中的不速之客。现代化的日子里，突然冒出一个古人来，所以我听到古琴的时候有点手足无措。

很有家教的文质彬彬，发自内心的知书达理，贫贱荣辱可以先放在一边，甚至连生老病死也是身外之物了，这是我从古琴中听出来的意思。

说起来我也算个作家，一个现代的文化人吧，古琴声里却是有点尴尬起来，还好生在现代，要是生在古琴的时代，比如宋朝，我只能做做苏东坡的粉丝吧。我要是苏先生的粉丝，却也是字正腔圆的流传，又回不到过去，又做不好现在，只好意思意思了。

有一年太湖赏月，同行的香港人带了一把新拍卖得来的古琴，据说是宋朝流传至今，叫作“九霄环佩”，应该是这个读音吧，一起的古琴演奏家激动万分，我没有特别的感觉，眼前的太湖年代更加久远，而且更加容易亲近，古往今来的风景，是柴米油盐的高山流水，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在宋朝的古琴面前，暴露出我比较凡夫俗子的本性。

瑞园会琴，我一共去了三次，一次是围棋比赛，我赢了昌报高手常新，一次是观赏宋季丁书法，后来我编辑了一册《宋季丁专号》，生活里有了一些琴棋书画，也变得有意思一点了。



用好这笔『资源』

陈奇

前一时期，社区组织为民活动，我看见有家电等维修项目，就找出坏了已久的半导体收音机去修理。师傅简单看了一下，换了小零件，半导体就响了。问多少钱？师傅笑着告诉我：小毛病，用的是旧半导体上拆下来零件。收什么钱？

这位姚师傅告诉我，他以前是电器厂专业维修人员，退休以后本来想发挥点余热，但现在借房子太贵，正式开业还要缴纳各种费用，无法承受，所以，平时就在附近几个小区转悠，打打“游击”，靠朋友介绍生意。他还说：他过去在厂里也是劳动模范，工作也是顶呱呱的，如果给他机会，他是非常想为人民服务的。

现在居民维修难，到底难在哪里？依我之见，其实难在正规维修网点少，维修费用高以及不明朗，造成了非正规的野路子修理宰客。这些难点，归根结底，就在于有责任心的、有技术的维修人员少。但这些都难，难吗？关键是我们有关部门对这些老百姓关心的问题，是否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。

从姚师傅的言谈中，笔者不由得想到，我们周围有许多如姚师傅那样的手艺不错且工作顶真，又愿意服务的师傅，如果我们有关部门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在本市各个区，或者是社区开设几个专门的维修点，给予房租、税收优惠甚至全免，同时加强管理，明码标价，那么相信老百姓的家电维修难，生活用品维修难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。

其实不光是维修问题，其他一些方面，这些退下来但仍然十分有用、有价值的“民间资源”，同样是值得引起重视的。期盼相关部门有所研究，提供助推，用好这笔“资源”。

打开这本白色的《联合国日记》，顿时感到它的另一种分量。这是1996年12月6日（星期五）出版的联合国会议日程和议程中文本，编号为第1996/237号。日记印刷很朴素，白底黑字，都是大小不同的仿宋体和黑体字，内容非常详细。在排定的会议上、依次是安全理事会、大会、委员会和联合国机构以外会议。在预定举行的会议（1996年12月9日，星期一）下，依次是大会、委员会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机构以外会议。另外还有排定会议纪要、签字、批准和其他手续、演讲、展览、通知以及时间、地点、出席对象等等。



暖风欲重大凉山 王刚峰

去年，我去了四次大凉山。那里住着的彝族人，生活之艰苦让人揪心。那儿的蜀道是有名的，平均海拔三千米，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，不便的交通，硬是把春风给拦在了山前。早婚早育、多子多福、重男轻女等等陋习沿袭至今。这儿虽水源丰富，但几千年来，山上的村民甚至从不刷牙、洗澡，还人畜同居……

这儿虽土壤肥沃，却只种些不值钱的土豆、荞麦、燕麦，而且还是犁耕的，可申请吉尼斯纪录了！至于家庭平均收入么，一年能存几千块钱就很好了。

我去的布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在那儿，赤贫拖累了教育。特别是小学毕业后，上不上中学、上多久，一直是家长们纠结的问题。虽是九年义务制，也只有极小部分同学能撑到初中毕业。

我见到的大部分小朋友，读到六年级就不再继续了。因为这时他们已是一个劳动力了，家里的猪牛羊鸡及地里的农活儿，都需要他们来管。而上中学都要到远在天边的县城去住读，且一年要交1200元的生活费，接近天文数字，只有牛羊（这儿的牛羊相当于我们的奢侈品）较多的家庭才能考虑。

查了。

再后来阿娘中风了，弄堂里再也听不见她的喉咙声。一九七八年，经过三年风瘫，她离开了我们，走了……今天我已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定居。我的儿子、侄女都像我一样“加笨”，不过他们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很聪明，很聪明的Grand-grandma。

阿娘，今天我，您的孙女又想您了。

又到桑果成熟时 陆地

周末闲来无事，漫步田野，一阵轻风拂过，从空中飘来一阵沁人心脾的酸甜味，循味抬头而望，只见圩堤上的白杨树丛中有一棵大桑树上挂满了桑葚。桑葚是桑树的果实，在我的家乡，人们管它叫桑果。“南风送暖麦齐腰，桑葚树正饶，翠珠三变画难描，累累珠满苞。”那清代叶申芎《阮郎归桑葚》诗，犹在耳边回响。

桑果，不张扬，结得沉甸，结得酸甜。它虽然没有桃子、苹果、樱桃那么大，古往今来，它也很少入堂、入席。然而，它的酸甜，却一直留在我悠长的记忆中。

儿时，村口大溪河边上有一棵大桑树，但它们的树头都往河面斜，有的枝头伸向河中央，离水面只有一米左右。每当阳春三月，光秃秃的桑树就开始发芽，随着气温上升，桑树叶变得茂密翠绿，枝头上开始结出一串串珍珠大的青桑果。每天放了学，我们就去村口大溪河边上抬头看看桑叶下，那一串串青桑果是否转红变紫。

立夏，夏天的阳光渐渐地把桑果涂成鲜艳的胭脂，变成诱人的紫晶，在暖风中招摇。那时，父母都忙于队里的农活，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无人过问，一放学，就来到村口大溪河边，呼朋引伴，爬爬树，立刻脱鞋爬到了树上，骑在树丫专挑颜色紫得发黑的，颗粒十分饱满新鲜的桑果摘。摘得多的孩子，高兴得不亦乐乎，得意地骑在树上，慢悠悠地往嘴里送。然而站在树下女孩子们，眼睛向上看着，可怜巴巴地希望我们扔下几个给她们。那些在树上摘得慢的小伙伴，急了，硬是踩着树枝，使劲地摇晃，这样一来，那些站在斜到河中央枝干上的小伙伴，一不小心脚没站稳“扑通”一声掉入河中，溅起浪花，惹来树上小伙伴们幸灾乐祸地开心大笑。

成熟的桑果最会掉色，当我们吃饱的时候，彼此看着对方那乌黑嘴唇，那鲜红的手心，咯咯地笑个不停。有时我们把摘下的桑果，用一张旧报纸包好放到书包里，带到学校分给班上的同学吃。有时还在图画本上，在铅笔画好的小动物身上涂上桑果的颜色。有时我们会顽皮地用手涂满桑果汁水，再轻手轻脚地走到小伙伴面前，趁他不注意把伙伴弄成一个大花脸……

儿时的许许多多，都随童年一起消失在岁月的河流里，唯独那一串串沉甸甸、紫黑相间的桑果，它始终伴随着我，让我终生回味。

